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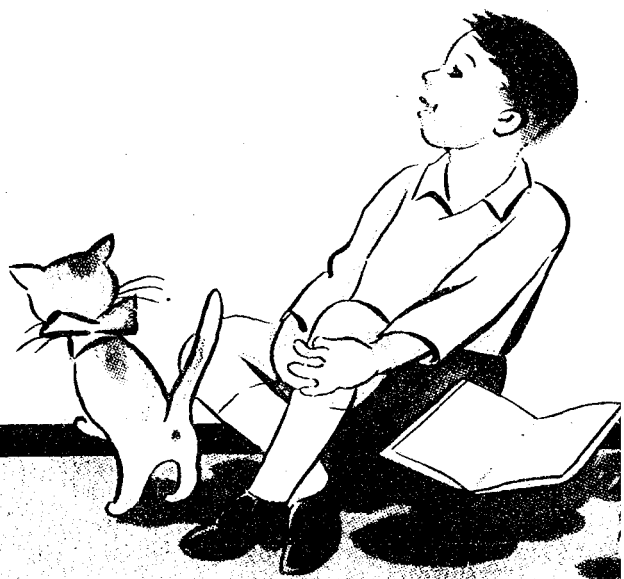
#0
500040
(41)

中華文庫

小學第一集

一隻木箱

高級 故事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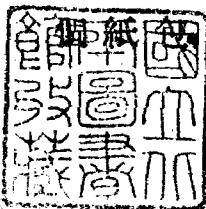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書局印行

一隻木箱

維克抬起頭來向壁上懸掛着的日曆望了一望，吐口氣道：“噫！怎麼今天還是星期六？啊！學生真像籠中之鳥，在籠子裏整整關了六天，一到星期日，籠門一開，便一溜煙的各自飛開去了，所以連撕一張日曆的小義務，誰也沒有時候去幹啦！但也難怪他們，……”說着，舉起手來，把日曆撕去一張，一張印着紅字的日曆紙，立刻在他的眼前現了出來。

他又躊躇着道：“噫！菊生怎麼還不來嘍？”話還沒有說完，菊生手裏拿了一

走了進來，他帶着笑說：“維克！你



等候我好久了吧？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哩！我的媽媽，剛從郵局裏寄來了兩根新式的釣竿，一根說是送給我的，一根說是送給你的，我們以後每逢星期日，便可以划着小艇，到柳溪去釣魚了。這不是又添了一個有趣的消遣嗎？”他一面說，一面解開紙包，把釣竿遞給維克看。



打開紙包，原來是兩根的魚竿。

維克把釣竿接了過來，玩弄了一回，樂得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你母親真太客氣了，她無論寄甚麼東西來給你，我總有份的，但是這次，我却不好意思來分你的份呢！”

菊生笑道：“維克！不必太客氣了，我

的母親，素來知道我和你在學校裏，好像是兄弟一般的，如果她祇給了我一根釣竿，那末不是叫我獨自一個去釣魚麼？或者你願意伴着我，你不是祇好站在一旁看看麼？這是何等掃興的一件事！”說到這裏，他看見一個胸前縛着白圍身的女孩子，從門口經過，便連忙跑到門外，不住地招着手喊道：“喂！韻蘭！請過來，我要請問你一樁事哩！”

韻蘭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，她是在健民學校的廚房裏，相幫做雜務的，因為她常和傭人們接近，因此校裏



韻蘭喊生。

有幾個學生，都瞧她不起，並且還時常要欺侮她，恥笑她，其中欺侮她最利害的，要算章威了，但是維克和菊生却不然，他們待她非常和善，所以在她也很願意來替他們倆格外出力服務。

這時她聽見有人喚她，連忙轉身跑了過來，紅潤的臉上，含着笑容，問菊生道：“是你叫我嗎？”

菊生回答道：“是的！韻蘭！我現在要問你一聲，你從前曾經在柳溪岸邊的老磨坊裏住過一時，是吧？”

韻蘭點了點頭說：“是的！當我祖父在世的時候，我同祖父祖母曾經住在那裏，我的祖父，便是磨坊的廠主啊！”

菊生點點頭，因為在健民學校裏的教員、學生、校役大半知道韻蘭的歷史的。

大約在七八年前，柳溪岸頭的老磨

坊，是屬於韻蘭的祖父的，所以直到現在，村上還盛傳着韻蘭的祖父，是曾經暴富過一時的。

但是不幸，有一天，韻蘭的祖父正在工作，不知怎樣一來，竟暴死了！好可憐啊！老祖母哭暈了三次，因為她丈夫在日，不但沒有多大的現錢存在她那裏，竟連磨坊裏也找不出多少現款來，她祇得把家中的器用什物賣了，作為喪葬的費用；老祖母和韻蘭，住在這個靜寂而破舊的老磨坊裏，過這可憐而慘淡的生活，足足有一年多，不料後來老祖母因為過於憂鬱，竟害了病，所以她便離開了柳溪，遷到這村上來住了，因為她的娘家是住在這村上的，過得不久，韻蘭便由人介紹到那健民學校裏來充當一個小女傭了。

菊生笑着問道：“韻蘭，你可知道在

這磨坊附近的河流裏的魚多嗎？”

韻蘭回答道：“多得很哪！當我從前住在磨坊裏的時候，我常常看見溪流裏有不少鯽魚，游來游去，有時還見少數肥大的鯉魚，我的祖父最喜歡在那裏釣魚，有時還釣着甲魚哩！”

“甲魚！”菊生聽得興奮極了！他對維克說道：“維克！你聽見嗎？韻蘭說傍近磨坊的小溪裏，有……”

菊生說到這裏，忽然聽見門外有個極尖脆的聲音喊道：“喂！你們正在玩甚麼東西？”

他們連忙向外面一看，只見章威搖搖擺擺地踱了進來，韻蘭一見她的對敵來了，忙退後幾步，似乎見他有點害怕的樣子。

章威開口便問：“你們手裏拿着的

這兩根竿兒，是做甚麼用處的啊？這東西是你們買來的呢？還是自己做的呢？還是……”語氣之間，含着很輕薄的神情。



章威很輕薄地說。

維克聽了，很怒的訓斥他道：“章威，別在此胡鬧！快出去！快出去！你快出去玩你的遊戲，幹你的正事，我們沒暇和你多談！”

但是章威好像沒有聽見一般，仍舊嬉皮笑臉的望着那兩根釣竿出神，原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新式的釣竿。

這時又進來了一個同學，他便是菊

生的好友李進，李進也因為是初次看見這種新奇的釣竿，自然不知道是一件甚麼東西，只好請問他的好友菊生。

菊生道：“這是我母親送給我的釣竿，據說這是一種外國式的釣竿，這兩根是我國做造的，母親還說，用這種釣竿釣魚，成績定會超過我國舊式的釣竿好多倍呢！”

章威裝着笑容，插嘴道：“哈！是外國式的釣竿嗎？菊生！你說用這種釣竿去釣魚，一定可以釣得很多的魚嗎？我說你們用這種釣竿在這裏釣魚，簡直比緣木求魚都不如！從早晨釣到晚上，也釣不到一條的！除非要到……”

菊生忙問：“那麼，請問你要到那裏去釣才行呢？”

章威獠笑着道：“先前，你們睬也不

睬我，現在你們倒要請問我了，我本該不告訴你，但是我素來很直爽的，我就對你們說了罷！我勸你們拿了這兩根釣竿，向你的媽媽討了幾千塊錢，趁輪船到外國去釣才是！——因為中國的魚，是不會受這種釣竿的欺騙的，外國的魚，才會上當呀，哈！哈！哈！”說罷又狂笑了一陣。

維克和菊生，知道他老脾氣又發作了，只有不理他，李進又問菊生道：“你倆想到那裏去釣魚呢？”

菊生便把韻蘭所說的話對李進說了，章威聽了，又哈哈的大笑。

他笑道：“哈哈！到那又舊又髒的磨坊邊去釣魚嗎？哈哈！你們就算拿了中國的釣竿去釣，結果也不過釣着幾隻破爛的皮鞋，幾個又破又鏽的洋鐵罐罷了！”

韻蘭實在忍不住了，她漲紅着臉說

道：“這句話從那裏說來！那邊的魚的確多得很哪！並且——那所磨坊也並不十分舊，更不見得髒！”她似乎有點憤怒了！自然，她是很愛她的故居的！

誰也知道章威是個不好惹的人，他聽了韻蘭的一番辯駁，氣憤極了，他板起面孔，冷然的喊道：“用不着你這東西來插嘴，快替我滾開，滾到廚房裏去。



章威罵韻蘭。

你要知道你們這班卑賤的傭人，是不配和我們學生談話的。”

韻蘭挨了章威的一場罵，祇得忍氣

吞聲含着眼淚跑了出去。章威非但沒有一點憐恤的心，竟又大笑了一回，飛也似的跑到操場上去了。維克見他這副怪狀，不由得連連的嘆息。

這時，李進也告別了，他們也望外去了。

維克對菊生說道：“我想韻蘭受了章威這番辱罵，她便回憶到她幼時的境況，怪不得心裏要難過啊！沒人心的章威，他那裏顧到人家的悲哀！”

菊生皺着眉頭說道：“那個自然！你要是設身處地，平空受了這樣的惡罵，你心裏覺得怎麼樣？所以我想我們今天下午去邀她一塊兒到老磨坊那裏去，使她散散心，順便請她指示我們魚多的地方，好在她今天下半天是總有空工夫的。”

維克極表同意，便去詢問韻蘭，她竟

一口答應了。

說到這裏，菊生又指着窗外說道：“維克，今天我們的運氣真不壞。你看對面船廠旁邊的小河裏，不是泊着好多條出租的小艇嗎？我們可以揀一條最平穩最清潔的艇啦！”

韻蘭說道：“好的！我下半年同你們一塊兒去罷！我還很願意將我祖父釣魚的所在指點給你們看，要是你們能夠常常到那裏去釣魚，那的確是一樁很有趣的娛樂呢！”

這天下午，天氣晴朗，維克和菊生手裏都執着一根釣竿，同了韻蘭興致勃勃地出了校門，跑到傍近學校的船廠裏租了一艘平底小艇。他們三個便下了艇，菊生用篙子向岸上一抵，艇便離開了河埠，維克打着槳，緩緩地沿着溪澗向前進行。

溪水的兩旁，滿植着垂楊，當他們的平底艇在水面上駛過時，恰如張着幾把綠綢的小傘，映得他們三個人的衣服都綠了。韻蘭指着遠處說：“你們



緩緩地向溪澗進行。

看那邊有一條木橋，過了橋，我們便到了目的地了！”不一會，小艇已鑽過了木橋，好似換了一個天地一般，只見一流平靜的溪水，澄清得可以瞧見水底，兩岸的楊柳，低拂着水面，荒蕪的老磨坊，憑着小溪，孤立在岸頭，它的影子，倒映在水裏，非常清晰，大大小小的魚兒們，像梭子一般的

穿來穿去，把溪水打攪得片片的皺紋，磨坊的影兒，當然也隨着水波盪個不住！

韻蘭道：“到啦！你們讓我上岸罷！”維克雙手扳住了岸上的柳枝，艇身便泊近岸邊，韻蘭便敏捷的跳上了岸。

她指着岸頭的老磨坊道：“這便是我祖父手創的磨坊，一味蠻橫的章威，說它又破又髒，你們看看，這磨坊雖然好多年沒有修理了，但是它仍然很巍峨的聳立在柳溪岸頭呢！這裏的溪水既平靜，水面又遼闊，所以產魚最多。當我祖父在日，每逢空閒的時候，他總是在此垂釣，你們也就在這裏釣罷！過一會，你們不妨將小艇划到那條溪水的盡頭去玩玩吧！”

韻蘭一面說，一面用手指着溪水盡頭的一個山洞，維克和菊生都睜大了眼，靜靜地望了好一會。

那條溪水的盡處，是在磨坊的後面，大概離木橋有一百碼左右，溪流到這裏，便向一個很狹小的山洞裏流了進去。這山洞比水面



韻蘭指着溪水的盡頭說。

在離石洞不遠的地方，溪水流得很湍急。

維克問韻蘭道：“韻蘭！從前有沒有人划着小艇，進過這個狹小的幽洞？”

韻蘭笑了一笑道：“我想，除了我的祖父以外，別人是從來沒有進去過的，那個地方，的確很古怪，據說石洞的四周，滿攀着蒼老的樹藤和罕見的野草，洞口生

着不少怪石，因此把洞門塞得又低又小，要是像現在你們所坐的小艇稍微再大一點兒，就不容易進去啦。一到夏天，洞裏的樹藤野草，長得最茂盛的時候，時常倒垂下來，阻塞了洞口，竟連水也不能暢流。我還記得祖父到了這個時候，常常拿了一把修樹的大剪，獨自一個駕了一隻平底小艇，彎着背，划進了洞，把那些阻礙物剪除一些，……

啊！時候不大早了！我不敢再在這裏多逗留了，因為要是過得太久，厨司郭媽，恐怕又不免要把我責罵一頓了！”



祖廳揚着手巾走了。

她說罷，對維克菊生說了一聲“再會罷！”便轉身走了。她一面走，一面把手中的手帕，不停地揮揚着。

他們倆見她走遠了，便立刻開始他們的工作，把釣鈎掛上食餌，投到溪裏，一時也不見甚麼動靜。但是過了一會後，菊生見浮子稍微動了幾動，後來竟沉下水去了。菊生不忙不慌，輕輕地把釣竿向上一提，只見一條肥大的白鱗魚，鈎在鈎頭上了。菊生把它從鈎上取下來，丟在盛魚的竹篋子裏。

維克喊道：



釣着一條白鱗魚。

“哈！你真是個釣魚老手！五分鐘也沒有到，已經釣上了一條白鱗魚了！我想那討厭的章威，也不好再來取笑我們了！”

菊生又把釣絲理了一理，鈎上裝了食餌，正要放下水去，只見艇身有點振盪，原來維克也釣起一條鯽魚來哩。

他們快樂得很，但是說也奇怪，魚兒們從此以後，竟不大肯上鈎了，他們釣了多時，白白地犧牲了不少時間和食餌，再也釣不到一條，他們沒法，祇得把小艇解了纜，划着乘流而下。

維克高聲叫道：“菊生，你瞧！在這急水的下流，好像是一個釣魚的極好地方啊！菊生！要是你贊成，我們便到那邊去釣，……”

菊生突然打斷他的話，喝道：“當心啊！留心你的釣竿！維克！”但是他喊得未

免太遲了一點，
維克橫放在船
頭上的釣竿，早
已給那橫出在
岸旁的一株小
樹，帶落了溪裏
了。

菊生連忙
想捉住它，可惜
已經來不及了！

那湍急的溪水，很急速地帶它溜了下去，
轉眼已流近那古怪的幽洞口了。

菊生急忙的喊道：“趕快啊！維克！否
則你便永遠撈不到了！趕快啊！”

話沒說完，那釣竿早已流到洞口，隨
着傾斜的水勢，直向那洞裏溜了進去。

可憐的維克，他眼看着簇新的釣竿，



釣竿掉下溪水裏了。

輕易地給溪水吞得不見了，心中煞是難過，眼淚不由得滴了下來。

但是勇敢的菊生，却很堅決地說道：“維克，我們趕快打起槳來，向前划去，非把它撈了回來，決不甘休。你不要着急，剛才韻蘭不是說過，那個石洞可以容一隻小艇進出嗎？我們只要把身子低倒一點就行了！努力罷！”

小艇衝破了水浪，很快的向前駛去，不久便鑽進了那個奇怪的石洞，只見裏面黑沉沉的，煞是可怖！——石洞的四周，果然滿攀着樹藤，洞身很低，所以一個人



攀着蔓草，向前進行。

要是站着，竟會碰頭，他們祇得放下了槳，低下了身子，用手漸次攀着峭壁上的蔓草，緩緩地向前進行。

他們都圓睜了眼，不住的望着那落水的釣竿。

忽地裏菊生見維克很敏捷地把身子一挺，伸手到水裏，好像捉住了一件東西似的。

維克快樂得叫了起來：“菊生！釣竿已被我拾到手了！哈哈！”

菊生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，現在，我們把小艇退出去罷！噢！怎麼那邊還有一條支流呢？我剛才到沒有注意哩！”

他用食指指點着前方，維克在這朦朧的石洞中，仔細地察看了一回，才知道這並不是一條支流，原來已到了石洞的盡頭，溪水轉向右邊去了，不過那邊的水

勢似乎流得很緩，而且很深，洞身也高了許多。菊生見了，頓時引動他的好奇心，他立意要去探個底細。

他興奮地道：“我很詫異這條溪流，到底要通到那裏爲止呢？我們要不要進去探一下，看個明白呢？”

維克點了點頭，——因爲他這時也和菊生有同樣的意思。

他們借着很細微的幽光，小心的把小艇順着溪水，向右轉了一個灣。

他們一路進去，進了一步，洞裏更加



已到了石洞的盡頭。

黑暗了一些，可是洞身也漸漸地高聳一些，溪水也比較闊了許多。這時的維克和菊生，才明白他倆已到了一個天然的，離奇的隧道裏面了。

維克向四周望了一望，說道：“這是一個多麼怪僻的地方啊！”說着，從衣袋裏掏出一匣火柴來，又接下去說道：“待我擦亮一根火柴來罷！”他便把火柴在匣子旁的砂皮上擦了一擦，這漆黑的幽洞中，立刻現出一線的光亮，同時他們見他們的小艇，已經擱淺在一個砂礫很多的灘上了。



擦亮了一根火柴。

維克高聲喊道：“菊生！你瞧！我萬萬夢想不到這裏還有這樣一個奇境！你看那洞頂離地多麼的高啊！我們現在已經能够直挺挺站起來啦！”

菊生道：“是啊！並且我們現在也可以上岸了！”說着，便很起勁的向岸上一跳，跳上了沙礫的灘，他在漆黑的幽洞中，一面摸索着，一面雀躍着，又對維克說道：“維克！請你再擦亮一根火柴來！這個洞，似乎……喔唷唷！好痛啊！……”

維克聽了菊生的喊聲，大喫一驚，連忙問道：“怎麼啦？”

菊生很怨恨地說道：“喔唷！我的腿部，不知道碰在一個甚麼硬東西上面？撞得我，好痛！快快擦亮一根火柴來！趕快！”

淡黃色的火柴光芒，又在幽黑的洞中閃爍起來，菊生忙向下面一瞧，不由得

駭得叫
了起來，
原來他
瞧見有
一隻造
得很堅
固的木
箱，靠近
他的腳
邊。木箱
的底部，
埋在亂



原來是一隻木箱。

石中間，祇露出上半部，不用說，這就是撞痛菊生腿部的那個硬東西了，菊生的兩眼，呆呆地凝視着木箱，一動也不動。

他道：“維克，我想，先前一定已經有人到過這裏，這隻木箱，便是一個證據。”

維克的心，砰砰地跳個不住！他忙從衣袋裏摸出一本書來，撕掉了好多頁，捲成一個火把的模樣，不消片刻，紙火把已很旺的燃着了！活潑的菊生，便藉着火把的亮光，把木箱的蓋用力一掀，好容易把它揭開了。

維克連忙把火把移到木箱旁邊，只見裏面放着一隻較木箱略為小一點的箱子，但是這只箱子的形式，較外面的木箱大不相同，箱子的材料，是用金屬製成的，式樣製得又精緻，又玲瓏，所以它的堅固，也可想而知了！菊生幾次要想去揭開它，但是總歸失敗，這時紙



把木箱揭開了。

火把也快要完全燒成灰了，菊生忽然在兩箱中間的空縫裏，瞥見一個已經退了色的信封，他便急忙拾了起來。

他很高興的歡呼道：“維克！我拾着一件東西啦！你快快再燃起一個火把來，讓我們看個明白！”

新從維克書上撕下來的幾頁紙所捲成的火把，已經在這幽洞中閃閃地發光了！菊生把信封湊近火光，只見信封上寫着幾個已經退色的黑字道：“羅光裕之遺囑。”



燃着火把看信。

菊生直駭得叫了起來：“羅光裕！啊！這便是那個老磨坊主——韻蘭的祖父的名字啊！這隻箱子，

一定是他遺下的，維克！我真詫異！……”

他呆呆地望着維克，維克也是目瞪口呆地對他望着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他們的腦海裏，頓時充滿着種種奇怪的疑問：“韻蘭究竟知道這個洞中的秘密不？要是她不知道，她的老祖母總會知道的吧？……這隻箱子，既是老磨坊主所留下來的，無論誰，都不能動的，除非他的親人才有開箱的主權！——就是韻蘭和她的老祖母。”

他們便拿了這個信封，下了小艇，把釣竿紮好，又將盛魚的簍子，加上了蓋，打起槳，划着艇兒回校。

韻蘭的一雙眼，睜得很開，當時她聽



藍天

韻蘭接了祖父的遺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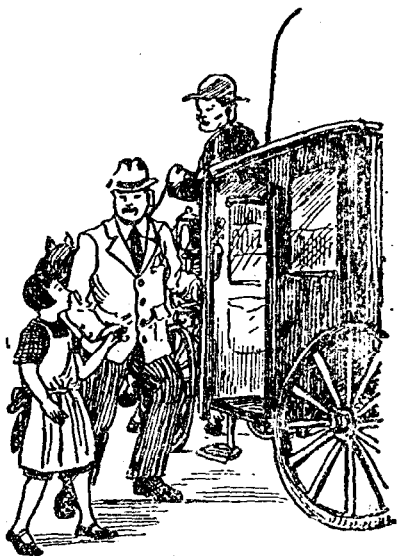
了他們倆所陳述的遭遇，她柔弱的小心，跳個不住！

她凝視着她祖父的遺書，喘口氣道：“哎呀！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？我想這裏面是關於祖父的錢財這一類事吧？哎呀！祖母又不在面前，叫我如何是好呢？”

她說到這裏，忽然拿了這封信，飛也似的跑了出去，過了一會，維克和菊生才見她和校長先生一塊兒來了。

校長先生笑容可掬的對維克和菊生說道：“孩子們！這女孩子已經把那個信封給我看過了，並且還告訴我，你們在老磨坊附近的幽洞中的一番驚奇的發見。孩子們，我相信這樁事是很關緊要的，所以現在我就同韻蘭到她祖母那裏去。當她祖母的面，把這封信拆開，那麼這樁事，便不難明白了！”

校長先生穿上外衣，帶上帽子，牽着那韻蘭的手，一同上了他的馬車，望韻蘭祖母家裏駛去。維克和菊生只好在他們的自習室裏，靜候他們的佳音。



校長攙着韻蘭的手上馬車。

他們等得不耐煩了，過了一會，才見韻蘭氣喘喘的跑來，面上露着無限的笑容，使人見了，更覺得分外的可愛。

她笑對着他們倆道：“你們想想看！這封信裏套着甚麼東西啊？原來就是我祖父在世時寫的遺囑啊！據校長先生說，遺囑裏面寫着，在那隻用金屬製成的箱

子裏，藏着大宗的錢財呢！祖父還說，除了我的教育費，祖母的養老費，和一切雜用外，多下來的錢，一概捐到慈善機關裏去；並且那張遺囑裏，還有許多祖父所叮囑的遺訓哩。明天早上，校長還要去請幾個人來，同了你們倆，一塊兒到那個幽洞裏，設法把那隻寶箱搬運出來。祖母聽了這個消息，歡喜得甚麼似的，她說這隻箱子裏，一定都是我祖父生平刻苦經營節省下來的錢財啊！”

兩個孩子似乎還有點不大相信，躊躇着說道：“怎麼！箱子裏竟滿藏着錢財嗎！”

但是到了明天，他們的疑團真個打破了！這天，他們倆被推爲嚮導，領了好多人進了幽洞，好容易把這老磨坊主的秘密箱搬了出來，並且他們倆又親眼瞧見

那隻箱子揭開時所費的困難。確實的，箱子裏面真個藏着幾袋現洋，還有不少的零碎紙幣呢！

幾天後，柳溪岸頭的老磨坊，已經修理得像新屋一般了！韻蘭和她的祖母正準備遷到她們的故居裏去住了，村上的居民，沒有一個不替她們祖母孫女倆慶幸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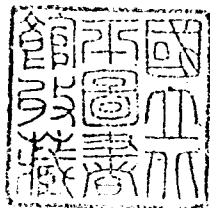
韻蘭已經對維克菊生說過，她快要離別了他們倆，同了祖母到柳溪去住了，並且歡迎他們倆，時常到她們那裏去盤桓。她又很高興地對他們倆道：“



韻蘭和維克菊生話別。

還有一樁事，我值到要告訴你們的，就是祖母說，她已向船廠裏定造了一隻平底艇，送給你們兩位呢！因為她知道你們倆很喜歡到柳溪來釣魚，所以特地送了你們這點小禮物，並且她還望你們兩位，順便常常到我們這裏來玩玩。維克！菊生！你們倆要是^有暇，請常常來釣魚，要是你們釣着了許多，你們可以拿來給我，我會替你們好好地烹調，再添上了幾樣菜，我們便可在一塊兒聚餐了！”

維克 菊生不住地點頭，他們倆這時真樂得心花怒放！這也難怪，因為他們整整忙了半天，竟想不到會在無意中，破露了磨坊主在暴死時沒有說出來的祕密。



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發行
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再版



中華文庫小學
第一集(高年) 一隻木箱 (全一册)
◎ 定價 國幣 九角

(郵遞費另加)

編者 鮑維湘

發行人 李虞杰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CI001112X2

NOV 2 1949
華新東華



庫文華中
集一第學小
(級高)

15

(10022)